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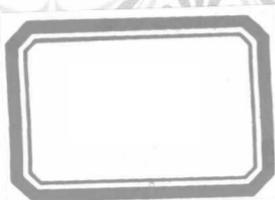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歌德谈话录

[德] 艾克曼 辑录

Ming Zhu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制义务教育语文课

歌德谈话录

[德] 艾克曼 辑录
杨武能 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晓乐
封面设计 王 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歌德谈话录 / (德)艾克曼(Eckermann, J.P.)辑录;
杨武能选译.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4.6(2004.7
重印)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)

ISBN 7-5339-1843-6

I.歌... II.①艾...②杨... III.谈话录—德国—近
代 IV.I516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7192 号

歌德谈话录(新课标学生版)

[德] 艾克曼 辑录

杨武能 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8.375

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339-1843-6 / I·1608 定价:13.00 元

出版说明

教育部新近颁布了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、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(以下简称新课标)。新课标是教学、考试和命题的依据,与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相比,新课标增强了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,大力推进语文课程新型的学习方式,积极改革评价方式,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,让学生更多直接接触语文材料。新课标的总目标之一是增加课外阅读量,让学生能理解和鉴赏经典名著、优秀诗文。为此教育部根据新课标的要求,指定了52种语文课外阅读书目,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20种,高中阶段32种。为了积极配合语文新课标的实施,依据教育部的这些指定书目,我社特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本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。该丛书版本权威,容量大,编校精心,装帧美观大方,价格低廉。

另外,为了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名著,我社还同时推出了由专家特地撰写的《中国文学名著导读》、《外国文学名著导读》两种读本。其中的赏析文章不拘泥一家之言,有利于开拓学生的思路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希望我社出版的这套丛书能使中小學生获益匪浅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译者前言

本书德文原题名为 *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*, 照直译出来大致是《与暮年歌德的对话》。包括作者阿克曼本人在内, 恐怕谁也不曾料到它会从汗牛充栋的类似著述中脱颖而出, 成为一部广受文艺界、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青睐的世界名著。许许多多同样记述歌德谈话的文字早已湮灭无闻了, 《歌德谈话录》则成了阿克曼这部书的专用名称, 不但在德国家喻户晓, 即使在时空相距遥远的今日中国, 任何有教养的人都不会不知道阿克曼这部大作。教育部把《歌德谈话录》列入给中学生的推荐书目, 就足以证明它多么受重视。也主要靠着这样一本书, 作者阿克曼得以留名青史。

阿克曼何许人? 为什么偏偏由他来完成这部书? 《歌德谈话录》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? 对于此书的产生, 歌德本人除了被动接受“访谈”, 是否还主动、积极地做了什么?

就诸如此类一些读者不会不感兴趣的问题, 一些直接影响到对本书的理解和欣赏的问题, 笔者准备在下边说说自己掌握的情况, 以及个人的几点粗浅想法。

* * *

阿克曼(Johann Peter Eckermann, 1792—1854)是一位出生在德国北方的农家子弟, 虽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, 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好心人的资助念完了大学。他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, 对大诗人歌德更是崇拜, 不但拿自己的诗作去求教歌德, 还写了一部主要以歌德作品为范例的诗论。

1823年6月10日，艾克曼终于在魏玛受到他心仪已久的大诗人、大文豪的接见，并给歌德留下了一个为人诚恳、勤奋、踏实的好印象。这便决定了时年三十一岁的小伙子一生的命运。因为这时候，岁数几乎可以当他祖父的老诗人歌德已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，正留意物色一名适合在将来编辑、整理和出版他遗作的助手。在歌德看来，艾克曼的人品、学识和文笔俱佳，正是适当的人选。真好像是老天帮忙，让这么个年轻人恰恰在这时出现在歌德面前！老诗人心中暗喜，很快便拿了一些早年的作品让小伙子试着编辑整理，结果令人相当满意。随后经过诚恳的邀请，艾克曼便留在了魏玛，并在多次挽留之下，一呆了整整九年，直至歌德1832年逝世。

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艾克曼成了歌德家受欢迎的常客和工作中得力的帮手，因此不但有机会与大诗人和大思想家经常聚首，促膝长谈，而且还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，与这位自己深深敬慕的长者建立了诚挚的友谊。面对年轻的艾克曼，身份地位极其显赫、被视为“诗坛君王”和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”的老诗人歌德一改旧貌，可谓完全放下了架子，不只慈祥和蔼，而且是推心置腹，无所讳避，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。艾克曼呢，作为后学、助手和景仰者，对老诗人睿智的谈吐自然更是洗耳恭听，生怕有所遗漏和疏忽。就这样长期在如此难得而良好的环境、气氛里，诞生了《歌德谈话录》这部无与伦比的精彩杰作。

不过，起作用的也不只是环境和气氛。须知除了艾克曼，歌德身边还有过其他一些学识渊博、文笔俊朗，同时也受到老诗人善待的人，他们却没想到做或者没能够做到这样一件看似并不起眼，然而却堪称不朽的事情。原因就在，艾克曼还具备一些其他的人没有的条件。他生性温和，善解人意，富有观察力，在与人交流时既乐于聆听，也善于提出问题；对于渴望述说的老人来讲，真乃一位求之不得的理想对话者。艾克曼的这些特点也即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，充分表现在了谈话录里，凡是读过《歌德谈话录》的人都不难体会出来。

还有一点更加难能可贵，就是艾克曼一开始似乎就意识到了记

录歌德谈话的重要意义，因此不但时时事事都格外留心，而且能持之以恒，坚持记录、整理歌德日常的言谈达九年之久，真可谓一位世间少有的、独具慧眼的有心人啊。要知道，歌德留他在身边原本只是为做编辑旧作的助手，他以此所获得的报酬看来不多，所以还得靠教授学生解决生计。而且艾克曼不只是生活清苦、忙碌，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家庭生活。结果呢，这位有心人当然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报，也就是以他在给歌德当助手期间堪称独特的建树和贡献，在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上永远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说到艾克曼的建树和贡献不妨顺便讲一讲，他除了编辑出版歌德的遗作全集，除了写出这部独一无二的《歌德谈话录》，还激励、催促和帮助歌德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《浮士德》的第二部。甚至可以讲，如果没有艾克曼，很可能也没有完整的《浮士德》。在促使歌德充分发展创作才能这一点上，原本卑微的小人物艾克曼，完全可以和赫尔德、席勒等德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并肩站在一起。

* * *

艾克曼的《歌德谈话录》这部书，顾名思义，应该是以歌德为主体和中心的谈话记录，也即一部纪实性的作品。歌德首先是一位文学家，谈的问题自然也多涉及文学艺术，此书通常便归入了文艺类的著作。谈话的时间自1823年6月10日至1832年3月初，也就是歌德在世的最后九年，但是内容却不局限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因为还包含大量歌德对往事的回忆，以及对未来的展望。歌德喜欢把自己一生的创作称作一篇巨大的“自白”，其实艾克曼在书中记录下来的，才是他真实而全面的自白。人们因此视《歌德谈话录》为又一部歌德“自传”；有人甚至将它比作一尊歌德的“立体的全身塑像”，我认为都有道理。

现在的问题只是，歌德的这部“自传”、这尊“塑像”，是不是完全地真实和可信呢？为回答这个问题，得进一步看看它产生的具体情况。

歌德本人是谈话的主体，也即亲自参与了“自传”的写作和“塑像”的雕琢，这就保证了基本真实可信。可为什么讲基本而非完全呢？因为有以下一些情况——

歌德与阿克曼谈话绝大多数都是在他魏玛的家里，但有时也会在散步的路上或外出的马车中。即使坐在家里吧，阿克曼也并非随讲随记，更不具备今日的录音条件，而多半只能在事后根据自己简单的日记回忆和整理。有的时候甚至连日记也没有，只得全凭记忆，而且又并非都整理得那么及时。

再有，尽管阿克曼很早就考虑到了出版，歌德本人却不同意在自己生前办这件事。到了1830年他终于松了一点口，但审阅谈话记录稿的承诺却至死未能兑现。后来人们用新发现的歌德日记对照谈话录中的记载，便发现了一些难免的出入。

《歌德谈话录》的第一、二卷出版于1836年，也即歌德逝世已经四年。出版后在文艺界反响强烈，也得到歌德的至亲好友认可，这大大鼓舞了阿克曼，于是第二年就开始着手写第三卷。可是由于前两卷销售不畅等等原因，第三卷的辑录、整理和出版竟拖了十二年，到1848年才得以问世。在这后一卷中，不但更多地依靠作者本人的回忆，还包含了相当多歌德和阿克曼的瑞士友人索勒辑录的与歌德的谈话。

在谈话录的出版前言中，阿克曼自称：

我认为歌德这些有关人生、艺术和科学的谈话，不仅仅包含着不少的启示，不少无比珍贵的教益，而且作为对他这个人的直接写生，尤其有助于使我们心目中从他丰富多彩的作品里得来的歌德形象，变得更加丰满完整。

不过我也远不认为这些谈话描绘出了歌德全部的精神。这位非凡的天才人物好比一颗有许多个侧面的钻石，每一面都反射着不同的色彩。正如在不同场合和不同的对象面前他都是另一个人，我也就可以十分谦虚地讲：书里的这个只是**我的歌德**。

艾克曼这些话的意思是，对歌德这位伟大而复杂的人物很难有完全准确和绝对真实的描绘；他谈话录里塑造的只是“他的歌德”，也即他所见的歌德，他心目中的歌德。这是因为，艾克曼在记录歌德的言谈时必定有自己的取舍，必定有由于崇拜而加入的理想成分，甚至也可能于无意间混杂进了自己的好恶。这些杂质似乎都为传记类作品所难免，因此德国学者干脆将艾克曼的《歌德谈话录》与歌德回忆他青年时代的自传《诗与真》相提并论，即是认为在基本真实的前提下也容忍了诗化或美化的不尽真实。

笔者以为，在阅读和欣赏这部经典名著时，就应作如是观。即相信《歌德谈话录》的体裁和内容都大致名副其实，所反映的基本上确为歌德自己的思想观点，其中确有不少的智慧和教益值得我们吸收、记取。

* * *

进一步讲讲《歌德谈话录》的性质以及价值。

学者们大都强调这是一部智者之书，因为它凝聚着大诗人和大思想家歌德的精神和思想。的确，在这里可以听见歌德以高度凝练、概括和富有个性的语言，有声有色地谈论宇宙、自然、社会、人生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政治、军事乃至为人处事、剧院经营管理等等，也就是如先前的译家朱光潜先生和洪天富先生都着重指出的，这部书相当全面、具体地反映了宇宙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以及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。因此，艾克曼的《歌德谈话录》不但给予广大读者以智慧的营养和思想的启迪，也为研究大思想家和文豪歌德的学者，提供了可称第一手的、权威的依据。歌德首先是一位文学家，谈论文学、艺术和美学的时候自然特别多，许多重要的观点已为我们熟悉和接受。他也经常有机会分析自己的一些作品，特别是当时正在写作的《浮士德》第二部，为其中一些难解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因此有学者说《歌德谈话录》是一座“歌德思想和智慧的宝库”，是“打开歌德创作之门的

一把钥匙”，尽管都略微有些夸张却基本上符合实际。

我以为《歌德谈话录》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，先贤们强调得够多了，而且可以讲自朱光潜先生的选本在1978年问世以来，已经相当地深入人心。这当然不是说无须继续对此书进行思想和学术研究；宝库中待发掘的珠玉珍玩确实还相当不少，可堪玩味的慧言隽语、哲理智慧还比比皆是。这里只是想提醒一下，此书其实也极富可读性，其实也好看得很。

是的，富有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的《歌德谈话录》的确非常好读、耐读，非常好看、耐看！它虽说讲了许多有关宇宙人生、文学艺术的重大问题，但却深入浅出，因为都紧密地结合了实际。例如谈文学问题，歌德就常常举他自己以及莎士比亚、莫里哀、席勒、拜伦、雨果等等世界级的作家为例子。谈绘画和雕塑，就喜欢拿鲁本斯和大卫等的作品来一点一点进行分析。谈戏剧问题，就结合自己和席勒的戏剧创作，以及他长期管理剧院的经验。在这中间，有趣的逸闻趣事真是不少。在这里我们见到的，是一个与自己信赖的助手和忘年之交促膝谈心的歌德，一个走下了神坛的有血有肉、谈笑风生、亲切和蔼的歌德，一个既有人的优秀品质又有人的毛病，既理性、睿智又怪僻、迷信的歌德。总而言之，在歌德的这部“自传”或者更准确地讲“自述”中，我们会发现一些他身上常常被忽略了的品质，会看见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，既平凡又伟大，既风趣又可爱的歌德。因为名为《歌德谈话录》，实则所记并非纯粹是对话，也有老年歌德生活状况和情态的不少描写。

这里仅举几个让我们对歌德刮目相看的例子：

在人们的心目中，歌德这样的大诗人和大思想家一般都不擅长行政和经济事务，其实不然。不说他做过魏玛管辖甚多的大臣，就讲他长期担任魏玛剧院的总监，就显示出了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经济头脑。1825年3月至5月以剧院为话题的谈话很多，不少都对我们极有启发意义，例如他讲：一个剧院要站住脚，必须排练出一套能反复上演、常演常新的保留剧目；剧院绝不能为省钱而让二、三流演员挑

大梁；剧院要想成功，光有好的演员班子不够，还必须致力于提高观众的修养，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高水平观众；特别是强调必须重视票房收入，认为票房好坏也反映演出的质量。

一般人都有歌德生性浪漫，在男女关系方面轻浮随便的印象，其实并非完全如此。他在讲到如何当个称职的管理者时说自己有两个大敌，一是他太爱才，二是剧院里漂亮女演员众多，也不乏出于各种原因来投怀送抱者，自己一不留神就会堕入情网，失去待人处事的公允和领导者的威信，所以他一直很注意保持与她们的距离（1825年3月22日谈话）。这些话虽出自歌德本人之口，但也证明他在男女问题上并不随便、轻浮；他虽一生多恋，却都因为确实对对方产生了爱情。

歌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，后来身居高位，名声显赫，在传世的肖像画上也衣着讲究，我们便相信他一生乐享富贵荣华。其实也不是啊。一次他在拍卖会上拍到一张漂亮的绿色扶手椅，但是却说：“不过我将很少坐它，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，因为任何的安逸舒适，原本完全违反我的天性。你瞧我房里没有沙发；我永远坐的是我这把老木头椅子，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给它加了个靠脑袋的地方。一个家具舒适而讲究的环境，会破坏掉我的思维，使我处于安逸的被动状态。”（1831年3月25日谈话）

歌德长期效力于魏玛宫廷，也曾被晋封为贵族，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的“贵族趣味”，甚至骂他是“公侯的奴仆”。可是读了他1827年9月26日的谈话，听他讲：“我并非现在自夸，而是事实确乎如此，在我乃本性使然：就是对于纯粹的王公贵族，如果他们不同时具有人的优秀品性和价值，我从来不存多少敬意。是啊，我对自己的身份处境挺满足，感觉自己很是高贵，因此如果人家要把我变成王侯，我一点不会受宠若惊。在发给我贵族证书的时候，许多人以为我因此会飘飘然。才不喽，咱们私下说吧，我真是无所谓，一点无所谓！身为法兰克福的富有市民，我们一直视自己如同贵族；手里多了一纸证明文书，并不意味着我在思想品德方面比过去有丝毫长进。”我们大概就会改变看法。

总之，艾克曼的《歌德谈话录》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歌德，也会发现另外一个歌德。

《歌德谈话录》确乎是一座宝库，还有太多精彩有趣之处等待读者自己去发掘和把玩。在强调它的可读性时，这儿想再说说它的文学价值也就是文学性，因为两者原本关系密切。有关内容方面上边已经讲了不少，只再讲艾克曼流畅、灵动、优美的文笔，也配得上歌德老人深邃博大的思想和隽永雅致的谈吐，与之相得益彰；难怪《歌德谈话录》会博得眼光挑剔的尼采的称赞，说它是“空前优秀的德语作品”。

* * *

关于《歌德谈话录》的方方面面，可以讲的自然还很多很多。限于篇幅，仅再交待一下翻译的一些问题。

1978年朱光潜先生的选译本刚面世，立即成了正跟随冯至老师研究歌德的最常阅读和引用的一本书。后来也曾多次动过自己搞一个全译本的念头，但由于先做了其他更急迫的事情，还没等动手，洪天富先生等的两个“全译本”就出来了。如果不是浙江文艺出版社通过老友宋兆霖来约我搞这个选本，我恐怕再不会来“炒冷饭”啦。

不过冷饭要炒好也不容易。特别不容易的是配料和口味既不能完全不同于前人，同时又得有别于前人甚至超越前人。这是复译或曰重译必须把握的分寸，必须有的追求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敢于和善于借鉴旧译本的长处；拒绝或害怕借鉴不利于文化传承和积累，只表明复译者缺少自信并且愚蠢。

具体讲，我学习和借鉴朱光潜先生译本的地方不少。例如目录，我觉得像他那样为每节谈话拟一个内容提要虽然增加译者的工作量，但却大大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，所以也就学过来了。还有注释，也参考和采用了一些他写的，特在此声明，一并表示感谢。我和朱先生的不同，一是如我在前文已提及的，在内容挑选方面比较重视趣味性，二是更加注意译笔的流畅和上口。总之，我希望自己这个新译本更容易为包括大、中学生在内的广大读者接受。果能如此，就实现了

我和出版社的初衷。

最后再就“全译”和“选译”简单说两句。已有学友指出,《歌德谈话录》在我国两个“全译本”,事实上都并不全。不过尽管如此,我却认为它们已经够“全”的了,即使是对热衷于了解歌德的读者和研究者,再“全”似乎也没有多少必要。因为从我上面介绍的版本情况可以看出,时隔十多年才续完的第三卷中,不但水分相当不少,而且有些主要出自索勒的文字还与谈话录名实不符。对于歌德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,洪天富等先生的两个全译本无疑是重要的贡献。至于朱光潜先生和我的选本,它们虽说更加不全,却不啻为艾克曼这部名著的精华本,应该讲仍不失其价值,而且所适应的读者面也许还更加广一些。

附录的两篇文章出自歌德本人之手,一为讲演一为日记,也带谈话和“自白”性质,而且显然更加原汁原味,应该不会因为长相稍有不同而遭嫌弃。

2004年初春时节

川大 竹林村 远望楼

目 录

1823 年

- 1823 年 6 月 10 日,星期二(初次会见) 1
- 1823 年 9 月 18 日,星期四(给青年诗人的忠告) 3
- 1823 年 10 月 29 日,星期三(艺术的生命在于表现个别和特殊) 7
- 1823 年 11 月 3 日,星期一(谈题材重要性和处理大题材的诀窍) 9
- 1823 年 11 月 13 日,星期四(观察自然,预言地震) 10
- 1823 年 11 月 14 日,星期五(哲学思辨有碍席勒的文学创作,
感伤的诗与质朴的诗) 12
- 1823 年 11 月 16 日,星期日(歌德写诗的方法) 13

1824 年

- 1824 年 1 月 2 日,星期五(莎士比亚的伟大有赖于时代;谈《维
特》和“维特热”) 15
- 1824 年 1 月 4 日,星期日(对法国革命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看法
和态度) 19
- 1824 年 1 月 27 日,星期二(回顾一生,惟有辛劳和工作) 22
- 1824 年 2 月 24 日,星期二(学习须符合实际需要,古典雕刻
艺术的长处) 24
- 1824 年 2 月 25 日,星期三(诗的形式作用巨大;经历丰富是个

“大便宜”	26
1824年2月26日,星期四(只表现与自己天赋相近的题材; 天赋与预感)	29
1824年2月28日,星期六(创作尤忌功利和草率)	33
1824年3月30日,星期二(关于《亲和力》;蒂克和施莱格尔兄弟)	34
1824年4月14日,星期三(哲学思辨对创作的影响;不同作家的 风格;歌德的各类反对者)	35
1824年5月2日,星期日(社交和培养锻炼性格)	37
1824年8月16日,星期二(慧语数则)	38
1824年11月9日,星期二(谈克洛卜施托克和赫尔德)	39
1824年11月24日,星期三(对比古代与现代,法国文学与德国 文学)	40
1824年12月3日,星期五(欲成就事业不能有旁骛)	42

1825年

1825年1月10日,星期一(谈外语学习和《浮士德》、《塔索》等 作品)	44
1825年1月18日,星期二(人类生活和情感具有共性;回忆 席勒)	47
1825年2月24日,星期四(评说拜伦)	52
1825年3月22日,星期二(剧院失火;歌德如何培养演员,管理 剧院)	55
1825年3月27日,星期日(谈剧院重建及管理)	59
1825年4月14日,星期四(谈演员培养和角色分配)	62
1825年4月20日,星期三(批评文坛浮躁之风和艺术家不守 本分)	64
1825年4月27日,星期三(反感革命暴力,赞扬开明君主)	67
1825年5月1日,星期一(票房收入与演出质量;希腊悲剧何以 衰落)	69

1825 年 5 月 12 日,星期四(谈莫里哀等先驱和席勒等同辈对他的影响)	73
1825 年 6 月 11 日,星期六(时代与文学;特殊与一般)	75
1825 年 10 月 15 日,星期三(文学界所有弊病的根源全在缺少人格)	76
1825 年 12 月 25 日,星期日(谈莎士比亚与拜伦)	79

1826 年

1826 年 1 月 29 日,星期日(谈不同时代艺术的主观倾向和客观倾向)	82
1826 年 2 月 16 日,星期四(缺少民族意识对艺术创作不利)	85
1826 年 7 月 26 日,星期三(好看的剧本未必好演;剧院必须演保留剧目)	86
1826 年 11 月 29 日,星期三(德拉克洛瓦作的《浮士德》插图)	88
1826 年 12 月 11 日,星期一(盛赞亚历山大·洪堡)	91
1826 年 12 月 13 日,星期三(绘画不能仅凭天赋和自学,需要名师指点)	91

1827 年

1827 年 1 月 4 日,星期四(谈雨果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学)	94
1827 年 1 月 15 日,星期一(谈中篇小说 <i>Novelle</i> 以及《浮士德》第二部的创作)	96
1827 年 1 月 18 日,星期四(再谈 <i>Novelle</i> ;观察自然与艺术创作;席勒的弱点)	99
1827 年 1 月 31 日,星期三(中国小说;“世界文学”;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)	105
1827 年 2 月 1 日,星期四(求变是自然界与艺术的共同规律;歌德的自然科学研究)	108

1827年2月7日,星期三(莱辛的不幸与伟大)	111
1827年2月7日,星期三(关于开凿巴拿马运河)	111
1827年3月21日,星期三(亨利克斯论希腊悲剧)	112
1827年3月28日,星期三(德国哲学家晦涩难解的语言;希腊悲剧的基本要素)	113
1827年3月28日,星期三(演员应学习造型艺术家;戏剧对民族精神的影响)	115
1827年4月11日,星期三(歌德的同时代作家;地球的呼与吸;鲁本斯的风景画;歌德、席勒与康德)	116
1827年4月18日,星期三(美与自然以及艺术家与自然的双重关系)	120
1827年5月3日,星期四(批评难于创作;民族文化环境影响文学发展;德国诗人处境不利)	125
1827年5月6日,星期日(《威廉·退尔》成书缘起;歌德重申自己做诗不从观念出发)	129
1827年7月5日,星期日(拜伦的天才和癖好;《海伦》的结尾和艺术虚构)	132
1827年9月26日,星期三(郊游忆旧;谈自己被晋封贵族的感想)	134
1827年10月7日,星期日(回忆弗斯和席勒;迷信所谓心灵感应)	137
1827年10月18日,星期四(与黑格尔讨论辩证法)	143

1828年

1828年3月11日,星期二(天才与创造力;精神与体魄;重用青年才俊)	145
1828年3月12日,星期三(现代文化的病根在城市;英德两国青年成长对比;理论与实践)	152
1828年10月17日,星期五(《地球》杂志与法德思想交流)	156